

名公書判清明集

刻清明集敘

左蒼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蒲坂張四維撰

曩余校錄一

永樂大典於清字編見有清明集
二卷者皆宋以來名公書判其
原情寔罰比物引類可謂曲盡

矣命吏錄一帙藏之迨後校判
字編則見所謂清明集者篇帙
穰浩不止前所錄而前所錄者
亦在其中未諗二卷先行後纂
者併收之耶將原為一書或於
其中撮錄之耶顧其始末不著

作者姓氏其詳不可考然益足
見古人用法權衡真錙銖必慎
執因併錄置篋中侍御盛君以
仁將出按遼左語政間偶及是
編取而閱之謂讀律者必知此
庶幾讞擬不謬遂携入遼為之

校訂詮次以鑱於梓盛君余壬戌所舉士嘗司理岐鳳以無害稱今觀其加意是編其明慎於法可知已

隆慶己巳八月朔日

名公書判清明集目錄

卷一

官吏門

申啟

申牒

獎拂

儆飭

禁戢

卷二

官吏門

澄汰

周給

鬻爵

借補

權攝

受贓

對移

昭雪

舉留生祠立碑

卷三

賦役門

財賦

稅賦

催科

受納

綱運

差役

限田

文事門

學校

書院

祠堂

科舉

卷四

戶婚門

爭紫

卷五

戶婚門

爭業

卷六

戶婚門

贖屋

抵當

爭田

爭屋

賃屋

爭山

爭界至

卷七

戶婚門

立繼類

歸宗

檢校

孤幼

孤寡

女受分

遺腹

義子

卷八

戶婚門

立繼類

戶絕

歸宗

分析

檢校

孤幼

女承分

遺囑

卷九

戶婚門

違法交易

取贖

墳墓

墓木

賃屋

庫本錢

爭財

婚嫁

離婚

接脚

雇賃

卷十

人倫門

父子

母子

兄弟

夫婦

孝

不孝

亂倫

叔姪

宗族

鄉里

卷十一

人品門

宗室

士人

僧道

牙僧

公吏

軍兵

廂巡

卷十二

懲惡門

姦穢

誘略

豪橫

把持

卷十三

懲惡門

誣徒

告訐

妄訴

拒追

誣賴

卷十四

懲惡門

姦惡

假偽

鬪毆

賭博

宰牛

妖教

淫祠

淫祀

誑惑

巫覡

販告

匿名書

競渡

霸渡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一

官吏門

申儆

咨目呈兩通判及職曹官

真西山

某猥以庸虛謬當閫寄朝夕怵惕思所以仰答朝廷之恩俯慰士民之望惟賴官僚協心同力庶克有濟區區輒有所懷敢以布于左右蓋聞爲政之本風化是先潭之爲俗素以淳古稱比者經其田里見其民朴且愿猶有近古氣象則知昔人所稱良不爲過今欲因本俗迪之于善已爲文諭告俾興孝弟之行而

厚宗族鄰里之恩不幸有過許之自新而毋徂於故習若夫推此意而達之民則令佐之責也繼今邑民以事至官者願不憚其煩而諄曉之感之以至誠持之以悠久必有油然而興起者若民間有孝行純至友愛著聞與夫協和親族調濟鄉閭爲衆所推者請採訪其實以上于州當與優加褒勸至於聽訟之際尤當以正名分厚風俗爲主昔密學陳公襄爲仙居宰教民以父義母慈兄友弟恭而人化服焉古今之民同一天性豈有可行於昔而不可行於今惟母以薄待其民民亦將不忍以薄自待矣此某之所望於同僚者也然而正己之道未至愛人之意

不孚則雖有教告而民未必從故某願與同僚各以四事自勉而爲民去其十害何謂四事曰律已以廉凡名士大夫者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汙便爲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潔雖有他美其能自贖故此以爲四事之首撫民以仁爲政者當體天地生萬物之心與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慘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虐亦非仁也存心以公傳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非易位欲事之當理不可得也蒞事以勤是也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聖賢猶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況其餘乎今之世有勤於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遊宴則謂

之風流嫺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審、何謂十害、曰、斷獄不公、獄者民之大命、豈可少有私曲、聽訟不審、訟有實存虛、聽之不審、則實者反虛、虛反實矣、其可苟哉、淹延囚繫、一夫在囚、舉室廢業、囹圄之苦、度日如歲、其可淹久乎、慘酷用刑、刑者不獲已而用、人之體膚、即已之體膚也、何忍以慘酷加之乎、今爲吏者、好以喜怒用刑、甚者或以關節用刑、殊不思刑者、國之典、以代天糾罪、豈官吏逞忿行私者乎、不可不戒、汎濫追呼、一夫被追、舉室惶擾、有持引之需、有出官之費、貧者不免舉債、甚者至於破家、其可汎濫乎、招引告訐、告訐乃敗

俗亂化之原、有犯者自當痛治、何可勾引、今官司有受人賈封
狀、與出榜召人告首、陰私罪犯、皆係非法、不可爲也、重釐催稅、
稅出於田、一歲一收、可使一歲至再、稅而不輸、此民戶之罪也、
輸已而復責以輸、足誰之罪乎、今之州縣、蓋有已納而鈔不給、
或鈔雖給而籍不消、再至官呈鈔乃免、不勝其擾矣、甚者有鈔
不理、必重納而後已、破家蕩產、鬻妻賣子、往往由之、有人心者、
豈忍爲此、科罰取財、民間自稅合輸之外、一毫不當妄取、今縣
道有科罰之政、與夫非法科歛者、皆民之深害也、不可不革、縱
吏下鄉、鄉村小民、畏吏如虎、縱吏下鄉、縱虎出柙也、弓手土兵、

尤當禁戢、自非捕盜皆不可差出、低價買物是也、物同則價同、豈有公私之異、今州縣有所謂市令司者、又有所謂行戶者、每官司數買、視市直率減十之二三、或不即還、甚至白著、民何以堪、此某之區區、其於四事敢不加勉、同僚之賢固有不俟丁寧而素知自勉者矣、然亦豈無所當勉而未能者乎、傳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又曰誰謂德難勵其庶而賢不肖之分在乎勉與不勉而已、異時舉刺之行當以是為準、至若利害有無所未詳知、萬一有之、當如拯溺救焚、不俟終日、毋徂於因循之習、毋牽於利害之私、或事關州郡當見告而商確焉、必期於去民之瘼、

而後已此又某之所望於同僚者抑又有欲言者夫州之與縣
本同一家長吏僚屬亦均一體若長吏倜然自尊不以情通于
下僚屬退然自默不以情達于上則上下痞塞是非莫聞政疵
民隱何從而理乎昔諸葛武侯開府作牧首以集衆思廣忠益
爲先某之視侯無能爲後然虛心無我樂于聞善於平日之素
志自今一道之利病某之所當知者願以告焉某之所爲有不
合於理不便於俗者亦願以告焉告而適當敢不敬從如其未
然不厭反復則湖湘九郡之民庶乎其蒙賜而某也庶乎其寡
過矣敢以誠告尚其亮之幸甚某咨目上府判職曹以下諸同

官

諭州縣官僚

某昨者叨帥長沙嘗以四事勸勉同僚曰律已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蒞事以勤而某區區實身率之以是二年之間爲漳人興利除害者粗有可紀今者蒙恩起廢再撫是邦竊伏惟念所以答上恩而慰民望者亦無出前之四事而已故願與同僚勉之蓋泉之爲州蠻貊聚焉犀珠寶貨見者興羨而豪民巨室有所訟胡志在求勝不吝揮金苟非好修自愛之士未有不爲汚染者不思庶者士之美節汚者士之醜行士不廉猶女之不

察不察之女雖功容絕人不足自贖不廉之士縱有他美何足
道哉昔人有懷四知之畏而卻暮夜之金者蓋隱微之際最爲
顯著聖賢之教謹獨是先故顧同僚力修冰蘖之規各勵玉雪
之操使士民起敬稱爲廉吏可珍可貴孰有踰此其所當勉者
一也先儒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且以
薄勤於勾稽使人無重疊追催之害尉勤於警捕使人無穿窬
攻劫之擾則其所濟亦豈少哉等而上之其位愈高繫民之休
戚者愈大發一殘忍心斯民立遭荼毒之害發一播寇心斯民
立被誅剝之殃豈亦反而思之針芒刺手炎棘傷足舉體凜然

謂之痛楚刑威之慘百倍於此其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穽在後號呼求救惟恐不免獄犴之苦何異于此其可使無辜者坐之乎已欲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也欲豐財則不當斂民之財也故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其在聖門若之曰怨強勉而行可以致仁矧當斯民憔悴之時撫摩愛育尤不可緩故願同僚各以哀矜惻怛爲心而以殘忍撻尅爲戒則此邦之人其有瘳乎此所當勉者二也公事在官是非有理輕重有法不可以已私而拂公理亦不可翫公法以徇人情諸葛公有言吾心有所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此有位之士所當視以爲法也然人之

情每以私勝公者蓋徇貨賄則不能公任喜怒則不能公黨親戚畏豪強顧禍福計利害則皆不能公殊不思是非之不可易者天理也輕重之不可踰者國法也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則逆乎天理矣以輕爲重則違乎國法矣居官臨民而逆天理違國法于心安乎雷霆鬼神之誅金科玉條之禁其可忽乎故願同僚以公心持公道而不汨於私情不撓於私請庶幾枉直適宜而無冤抑不平之歎此所謂當勉者三也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則爲民者不可以不勤業精于勤荒于嬉則爲士者不可以不勤況爲命吏所受者朝廷之爵位所享者下民之膏脂一或不

勤則職業陳弛豈不上孤朝寄而下負民望乎今之居官者或以酣詠遨遊爲高以勤強謹恪爲俗此前世衰弊之風也盛明之時豈宜有此陶成公有言大禹聖者猶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故賓佐有以稱博廢事者則取而投之於水今願同僚共體此意職思其憂非休澣毋聚飲非節序毋出遊朝夕孜孜惟民事是力庶幾政平訟理田里得安其生此所當勉者四也某雖不敏請以身先毫髮少渝望加規警在此官僚之間或以四者未能無愧願自今始洗心自新在昔聖賢許人改過故曰改而止儻猶玩視而不改焉誠恐物議沸騰在某亦不容苟止

也。故事之初，敢以誠告宰，垂察焉。

勸諭事件於後

當職入境以來，延訪父老，交印之後，引受民詞，田野利病，縣政臧否，頗聞一二。今檢舉在任，任約束，及今來台，行事件，開具于後。

崇風教

一、嘉定十年至以五事諭民，其一謂人道所先，莫如孝弟。編民中有能孝於父母，弟於兄長，性行尤異者，所屬詳加採訪，以其實上於州，優加賞勸。或身居子職，有闕侍養，或父母在堂，則蓄

私財或犯分陵忽不顧長幼之倫或因利分爭遽興骨肉之訟
凡若此者皆有常刑後據廩官申到黃章取肝救母吳祥取肝
救父各行支賞外又承信郎周宗郎割股以療親疾延請赴州
設宴用旗幟鼓樂送歸其家晉家縣申到劉璣有母百歲璣年
七十孝養彌謹既加優禮又立壽母坊以表之進士呂洙女良
子割股救父隨即痊愈亦立懿孝坊自爲之記又據百姓吳十
同妻媳子良良聰不孝審問得實杖脊于市髡髮居役其他勸
懲大率類此今請各縣知佐勤行訪問如民間有孝友篤至之
人保明申州特加褒表其有悖逆父母凌犯尊長爲父兄所懇

者宜以至恩大義諄諄勸曉苟能悔過姑許自新赦之不從耶
加懲治甚者解州施行庶幾可儆愚俗

一當職昨在任日遇親戚骨肉之訟多是面加開諭往往幡然
而改各從和會而去如卑幼訴分產不平固當以法斷亦須先
諭尊長自行從公均分或堅執不從然後當官監析其有分產
已平而妄生詞說者却當以犯分誣罔坐之今請知佐每聽訟
常以正名分厚風俗爲先庶幾可革媮薄

一學校風化之首訪聞諸縣間有不以教養爲意者贖學之田
或爲豪民占據或爲公吏侵漁甚至移作他用未嘗養士其間

雖名養士、又或容其居家日請錢米、未嘗在學習讀、或雖住學而未嘗供課、或雖供課而所習不過舉業、未嘗誦習經史、凡此皆有失國家育材待用之本意、今請知佐究心措置、學田所入嚴加鈎考、毋令滲漏、計其所入專以養士、仍請主學官立定課程、每旬一再講書、許士子問難、再講之日、各令覆說、前所講者舉業之外、更各課以經史、使之細繹義理、講明世務、庶幾異時皆爲有用之才、所補非淺。

一溫陵人材之淵、數名德聞望、相繼不絕、近入郡境、士友投書頗多、其間益有議論懇至、深切事情、益知此邦士風之盛、誠非

他處可及今恐諸縣管下村懷材抱藝而沉淪不偶守道安貧而不苟求者宜以禮延請致之學校使後進有所師法仍以其姓名申郡併當加之賓禮

清獄犴

一獄者生民大命苟非當坐刑名者自不應收繫爲知縣者每
每必須躬親庶免冤濫訪聞諸縣間有輕寘人囹圄而付推鞠
於吏手者往往寫成草子令其依樣供寫及勒令立批出外索
錢稍不聽從輒加箠楚哀號慘毒呼天莫聞或囚糧減削衣被
單少饑凍至於交迫或枷具過重不與湯刷頸項爲之潰爛或

屋瓦踈漏不修有風雨之侵或牢床打併不時有蟻蟻之古或
坑廁在近無所蔽障有臭穢之薰或因病不早醫治致其瘦死
或以輕罪與大辟同牢若此者不可勝數今請知縣以民命爲
念凡不當送獄公事勿輕收禁推問供責一一親臨飯食處時
時檢察嚴戒胥吏毋令擅自拷掠變亂情節至于大辟死生所
關宜無纖毫或至枉濫明有國憲豈有鬼神切宜究心勿或少
忽

一昨因臣僚申請勘獄先經縣丞蓋慮知縣事繁不暇專意獄
事亦州郡先付獄官之意也竊慮屬縣有悉付其事於丞不復

加意者有縣丞憚於到獄搜取上囚徒就廳鞠問者凡此皆有失申明本指今仰知縣以獄事爲重專任其責雖與縣丞同勘即不許輒取罪囚出外以致漏泄情款引惹教唆或丞老而病且乏廉聲亦不宜使之干預

平賦稅

一前在任日曾約束輸納三稅自有省限官司先期催納在法非輕至於預借稅租法尤不許若公吏私借者並盜論今開縣縣有未及省限而預先起催者有四年而預借五年之稅五年而預借六七年之稅者民間何以堪此仰自今爲始湏及省限

方行起催仍只催當年及通年未納稅賦不許更行預借所有公吏私借之弊仰吏知縣嚴行覺察務令盡絕

一前在任日應官民寺觀輸納稅米並令自量自聚上又聚下三升爲耗諸縣亦一體施行今聞諸縣受納更不照前約束甚至取及二三斗者自今仰並照州倉交納體例令納戶自行量聚毋致少有過取其集吏倉斛非理乞覓一切除罷受納官宜以身率下庶幾可革蠹弊

一昨來節次約不逾年逃閭之數當與除豁不許勒令保長代輸其就州納者州鈔下縣縣吏不得臧匿立請主簿銷註其就

縣納者即與印鈔給還仍對銷官簿不許重壓追催及以呈鈔
爲名輒行追擾今來訪問諸縣於前數弊色色有之入戶不勝
其苦爲保長者尤所不堪甚至保正副本非催科之人亦勒令
代納違法害民莫此爲甚仰諸縣截自日下並行革去

一昨宋大卿在任勅令第五等戶產錢一文納見錢七文足應
千縻費已併在中今來訪問諸縣公吏於七文之外又取縻費
或反多於正錢殊失前政寬恤之意今仰悉從革去正錢之外
不得增添分文反爲下戶之困

禁苛擾

一前在任日曾作條行下諸縣應文引只付保司不許差人下鄉如諸色公吏輒帶家人下鄉搔擾者並從條收坐自後犯者懲治非一又鄉書等人每遇鄉民收割輒至鄉村乞麥乞穀因人戶有訴已將犯者編配鄉村人戶亦屢曾懲治是時田里間無一吏跡今聞數年以來此弊復作官司未有一事便輒差人下鄉縱橫旁午爲害最甚仰諸縣截自日下不許仍循前弊無本州既不專人下縣則縣邑亦豈應專人下鄉若公吏非承縣引而私往村鄉乞覓委自知佐嚴加覺察務令盡絕

一昨曾行下在州官及諸縣知佐不許出引令公吏保司買物

及因南安縣丞廳出引付保司募後人買布因而妄行科配
人陳訴已將犯人斷罪刺環及該縣丞取問前來訪聞諸縣仍
有此弊仰知佐廳日下一切杜絕不許責令公吏保司買物以
致科擾人尤

一前在任日曾有約大聖節錫宴近竊慮諸縣循習成風或
於行鋪科買物件不依時價支錢或於寺院科配錢物并借借
器皿幕帟之屬因而乾沒或妄追鄉村農民充樂社祇應或勒
令良民婦女拘入妓籍如違許人陳訴後因惠安人戶陳訴縣
吏令紐束喬鼓祇應筵會已將犯人重斷勒罷又因永春人戶

陳許縣吏因上元放燈科買池不還價錢亦將犯人重斷監
還并牒諸縣今後上元放燈不許白科鋪戶油燭等物今來立
照前來約束如有犯者並從重坐

一昨晉江縣爲造軍期船數買人戶桐油赤藤等物不還價錢
遂將承吏斷配仍約束自今不許並緣軍期輒有科配今來訪
門諸縣因本州拋下赤藤麻皮等物輒科保正副收買更不依
時值還錢者分文不支欲令保正陪錢買納入納之時公吏
又有需乞爲保正者其何以堪今諸縣今後遇有軍期行下宜
從長區處務令不擾而辦毋容縣吏並緣廣行科配及抑令保

司陪備

一昨因晉江重修縣衙出引監諸寺院納修造錢其承引入輒將三植院佃戶打縛取者已將犯人斷刺仍帖縣鎮自今非甚不獲已毋輒興土木之功其不急興修並仰住罷所有合修去處須管以見錢置場依時價召人中賣不許出引敷率今恐屬縣或因修造輒有敷配仰日下除罷

一昨曾約束民間爭訟官司所當明辨是非如果冒犯刑名自合依條收坐今聞屬縣乃有專事科罰者遂使富民有罪得以幸免貧者被罰其苦甚於遭刑日下各仰除罷今恐屬縣有因

公事而科罰民財者截自日下並令除罷

一昨來約人力分析當從其便訪聞諸縣乃有專置司局勒令開戶者但知利其醋錢不顧有傷風教自今惟法應分析經官陳請者即與給印分書不許輟有抑勒今聞諸縣仍復有此甚者差吏下鄉勒令開析豈有此理仰截自日下並行住罷

一昨嘗約束保正長以編民執役官司所宜存恤訪聞諸縣知佐科率多端公吏取乞尤甚致令破蕩財產自今除本役外不許妄有苛擾其初參得替繳引展限之官員到任滿替供應陪備之費並與除免今聞諸縣循習前弊又復甚焉非當管幹

公事勒令管幹不當令出錢者勒令出錢其害不可勝計由此畏避不肯充承寧賂吏輩求免是致都分有無保正去處仰知佐諸廳自今於保正長等人務加寬恤除煙火盜賊及合受文引外許稍有苛擾如官司已存恤保正長而保正長却募破落過犯人代役在鄉騷擾即當究治施行

一昨來約束寺院乃良民保障所當寬養其力訪問諸縣科率頗繁致令重困浸成不濟自今除依法供輸外自餘非泛需索並與除免不聞諸縣視前加甚若使管下寺院不濟者多則均敷之害必及人力自今照上項約束毋致違矣

右開具在前照得廉仁公勤四者乃爲政之綱領而崇風教清
獄行平賦稅禁苛擾乃其條目當職於此不敢不勉亦願諸縣
知佐以前四事及今四條揭之坐右務在力行勿爲文具其逐
縣公吏有犯上項約束致招民詞當擇其尤者懲治一二外餘
並許之自新入戶亦不必論懇自今約束下日爲始少有分毫
違背斷不相容黥流斷刺必無輕恕仰諸縣知佐石井監鎮知
委并榜本州及七縣市曹曉示

申牒

監司案牘不當言取索

蔡父軒

照得各司案牘除經朝廷及臺部取索外其同路監司止有照
借之例即無行下取索如待州縣下吏之理本職自去冬入境
應訴婚田念其取使司遙遠間與受狀不過催督州縣施行而
已其間有不得已結絕者皆是前政追人到司久留不經出于
弗獲已非敢借也然公朝設官分職同是爲民豈有見其焚溺
而不之救者昨承使司取索邵元呈事祖本司爲見台判異議
即已具因依遍上再準行下索案又即促吏牒解但區區賤跡
係國家建置司存却不可以某之資淺望輕而煩廢公朝之事
體蓋嘗太息而言曰督贊侍讀判部尚書之尊不當下無運司

之職若無運司之職不當上廢朝廷之法除已具申督贊尚書
外併牒報運司

州官申狀不謹

何季十一打死何亞願事只有張通判與僉廳官僉街却無本
府申上之文判府台衙書押此係大辟公事非特古來聖賢之
所深謹聖主所警示天下者尤不輕也不知此申是判不敢呈
上初不經本府耶或已經台覽而不肯僉押耶本職昨叨節江
東其尚書陳侍郎知太平趙樞相知建康一係正任侍從一係
樞使督府每有大辟申案必明具銜位親書諱字今案牘可攷

也當職每敬其審謹刑名愛重民命務存國家體統而仰奉聖
主欽恤之盛心者如此今來慶元雖係侍郎領郡然審明洞達
必不重爵位輕民命循吏諛廢事體不惟本司不應含糊亦恐
外觀窺測相業之淺深而亦非所以盡誠協恭相與責善之意
無所申情理舛繆而筆畫亦十字九乖想不徹鈴閣之覽只憑
承吏具文人命所係豈應輕率如此牒張通判監承吏別具申
限一日仍牒府照會

朱僉判赴滁州乞牒官交割

大制閭需才惟恐來之遲新使君求助又恐去之速此非本司

所能決牒軍徑自區處併牒報

獎拂

立曹公先生祠

蔡久軒

建立曹公先生祠堂及本縣給帖補曹先生姪光弼父游義齋
諭歲時奉祀事茲台判本縣所爲皆可以厚風化信乎作邑之
不可無儒者也

獎子無僉

呂無僉乃東萊大愚二先生嫡派明敏剛潔通練曉暢真足爲
本司之助今委以留司事件即非泛泛之委牒請一面供職仍

備牒新任言侍讀講照應候當職交事之際又當力述才美也
旌賞監稅不受賄賂

近日羅監稅下鄉體究公事間有鎖克絲一端絲一把鷄二隻
皆卻而不受鄉人無不歎伏久之若是東尉出來除此常例之
外更煩要章織數端一廉一貪於此可見合略加旌賞以示勸
戒特送官會一百貫酒二瓶

微飭

官司預借不爲理折

預借官會米稻已非善政又不爲理折還鈔百姓將何所從出

知縣何其不知痛痒如此仰速印鈔給還

縣官無忌憚

小民求趙本自可念李大秀既碎於千四饅頭動使毋怪於千四夫妻抱幼女登其門而理取也抱女上門不為無心李大秀不知自反又從而打之阿陳忿忿之心不顧其女遂以當李大秀之捧既死之後李大秀之罪安得而辭哉蕭主簿受囑更不體究及本司行下究驗而主簿乃敢以假和狀申繳本司追推吏又只解廳子而以推吏逃走為說其無忌憚如此人命至重豈可不討分曉今改委段縣尉仍舊權縣事躬親從公指實體

驗申蕭主簿候對移蘇萬王昌各從杖一百釘錮押下監追司
仍牒州照會餘照擬行

因吏警令

此等死事本縣自今留意本不但淹留日久詳詞人所訴全是
吏人世界知縣所知何事而今官府如此帖問知縣仍先追推
司典押兩名赴司從杖一百如更悠悠不結絕及將血屬因賊
定將知縣案批書對移莫道不曾說來

呈知縣脚色

七月二十七日行下狀詞今已半年更無回申可見縣道廢弛

呈知縣脚色先入黑匣追承吏一日、

慢令

此事首尾兩月本縣既不結絕更無一字回申可謂慢令之甚、送縣再限五日違追承吏據稱縣道不明無可告訴爲百里父母亦可以自反矣、

貶知縣

知縣不能了事以本司爲推手之地且如張琪係詞人全不責問的實項辛一係停阿席之人豈有不知引之至者又如邵辛二乃被論人全不曾與詞主對實今乃將校襲人一例具解緊

案而前可見該政案責付原解人管押改委趙縣丞請著起精神將要切人逐一對質其無干疑人即與著家知縣毋得泛擾限十日了絕違違承吏

戒巡檢

本司昨以石佛久缺正官辟江巡檢者爲本寨該也乃不安本職經營權攝所至需索醵酒滂瀟此此欺惑州官以某官是其親戚某官是其故舊其州官無見識與之結交恣爲民害當職今以將去不欲見之簡書姑從所申帖還本任如能改過自新克守冰蘗固當職之所望亦巡檢一生之所係如仍前不改則

上有監司下有州郡今日可免後日其可免乎牒州今後毋謂
係是本司差辟而凡事實之不問仍牒兩通判併本州僉廳交
知縣

追請具析巡檢

馬以一鎮最為橫逆近日采石解頭子錢赴本司亦為所奪拍
下以一路監司之錢猶恐如此則其劫奪民財恣無忌憚江面
之被甚害可知其今乃敢有所挾以凌侮本司其無狀益甚巡
寨正係本司鈐束若不少懲何以立綱紀入錫匣牒州追請趙
忠朗赴司具析限一日仍請本州別差清強官據巡檢及監務

併限一日申

杖趙司理親隨爲數買絲

時官不依市價買絲乃大秤抑勒牙人數買既買入宅數日後
又復訊打退還仕宦如此亦可耻矣彭德爲時官親隨乃與牙
人周言入店飲酒又教本官以貼耗退絲又將牙人摑打吊縛
親隨如此主人可知矣乃敢搔擾及敢討六貫周昌爲廳吏乃
敢執大秤秤絲三名並勘杖八十周言所訴乞覓多虛勘杖八
十封案前輩居官不買官物趙司理示室氣習宜其不識此且
免具析牒府照行

示幕屬

本司乃九州刑獄所在關繫匪輕中間外官入僉廳不知事體
徇人情壞法度書信紛紜甚至承負傳簡牒入僉廳囑託訟事遂
使僉廳爲市易關節之地昨嘗屢以此意拜聞已蒙聽信但日
子既久又恐解弛更望堅守勿踰又當職每蒙程右司見諭云
本司僉廳見諭某事已行某當職自反未嘗託僉廳懇州郡以
事不知何爲有此此外又欲諸位於每日入僉廳之時只須帶
穩字一子一名當直却令都吏別差一名貼司在僉廳一聽候
如討案牘只換貼司告報案分取討不可令廳子擅入案中聽

探動息庶幾本司事體不至敗壞區區末路實藉保全切冀矜體

狎妓

弋陽縣官其不狎妓者想獨知縣一人耳帖具析縣尉仍清謹守官箴毋違官箴之累限一日解李宏赴司黃權簿者係何人累招詞訴牒州契勘如是本州土著人冒攝即專人解赴本司併限一日

獄官不可取受

吳雨巖

縣尉若謂蠅矢之玷既磨此杯之疑可釋此擬未敢聞命原案

特歸過於下耳。本司所以不欲盡行者，爲見縣尉筆端才氣儘有餘，一青難以累其終身。今從所乞牒報還印紙，獄貨非實，惟府辜功，今爲獄官切望，深以爲戒。前輩謂擲金者不如不顧者之爲優，當時縣尉留會於几格間，續方推出，便使不曾取受，此亦何當。瓜田李下，前程萬里，敢以巡規請本州備示。

公心書擬不必避嫌

尋常公介官員多將官員囑事私書，或粘入案，或釘於門，以愧耻之。此法又失於已甚。當職尋常不拒絕私書，公事自公事，書但收倒，到得斷事時都不記得。若纔有書便避嫌，則當職又不

知要如何避諸公心書擬不得推托

牒 兼憲掌官屬不許擅離任所

畔官離次王制所誅擅離任所令甲有禁南安軍教授方修職
領袖生徒職掌規矩輒因送客選棄厥官何所稟承乃爾輕脫
近世蘇文忠公守杭道出南京陳后山以徐州教授越境見之
尚不免劉元城所劾今世固無陳后山亦未見堪爲東坡後者
教授豈欲效輩邪事屬于犯本合具奏緣昨見廬直院頗稱敬
授之賢必非放曠特出不思耳姑從開略帖即日還任仍報本
軍今後官屬毋令請假出境併牒諸州束約

郡僚舉措不當輕脫

胡石壁

判官爲郡僚之長本府趨走之吏皆當屏息以聽命李允福一
推吏也如何屢呼不至今日蔑視郡僚則他日必蔑視郡守紀
綱體統皆掃地矣所係豈不重歟勘杖八十但追呼吏人走卒
事之判官何必親造其家若官司追人必待躬行而後可獲則
居官者不亦勞乎昏暮叩人之門戶無乃非所以示觀瞻乎此
差出一時血氣之怒殊欠三思耳今後舉措切宜自重劉陶與
李允福有何干預而乃爲之解紛若是士人固不應冒然而前
自取羞辱果是茶食人又曾經斷則必是姦猾矣追問

催苗重疊斷杖

劉後村

縱是吏卒亦不當於溫瘡上鞭撻況吏人之子乎又五日而兩
勘杖乎具析申據趙主簿具析到公狀奉判人無貴賤身體髮
膚受之父母一也先賢作縣遣一力助其子云此亦人之子也
可善遇之主簿似未知此樣意思只如三月二十七日斷杖四
月初八日後決豈非溫瘡上再決乎似此權科傷朝廷之仁厚
損主簿之陰陽當職以提點刑獄名官不得不諄諄告誡今後
不宜如此

具析縣官不留意獄事

胡石壁

伊尹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孔明謂匹夫有死皆亮之罪聖賢
用心真是如此吾儕幼學壯行果爲何事而乃以獄事爲等閑
以六七無辜之人累累然械繫於吏卒之手淹時越月押上押
下以飽誅求以厭捶楚仁人君子其忍之乎于公治獄恐不如
是帖權縣具因依狀申併解承吏來

細故不應牒官差人承牒官不應便自親出

照得彭四初狀所訴彭五四等開坐事初無甚計利害縱便是
實不過杖以下本保戒約足矣本保追究足矣何三便牒巡檢
既承帖亦當審量輕重斟酌施行縱使不免專人走一个足矣

何至便差三人下鄉又何至便自出遂致一家之四人無辜而
被執一鄉之內四鄰望風而潛遁只觀巡檢所申與李拱所供
其罪狀之不可掩者已如此弓手土軍一到百姓之家如虎之
出林獺之入水決無空過之理其為搔擾不待根究而後知李
拱等自友不縮委曲求和輒行議狀相與爲期其情尤爲惡
李拱唐旺李高各勒杖一百周巡檢日來妄作漸著因催科事
引惹民詞當職已不能無投杼之疑今觀此訟之與特田野小
唇舌細故此等訟州縣無日無之即非盜賊殺傷公事之比而
乃至差人便至親出便至親執其兄弟便至驚散其鄰里若事

有大於此者則兇聲氣談又當如何未欲遽行案劾且對移駐
泊都監限一日起發

責罰巡尉下鄉

巡尉下鄉一行政卒動是三五十人逐日食用何所從來不過
取之於百姓而已所過之處雞犬皆空無異盜賊況有出於羈
犬之外者乎當此農務正急之時尤非巡尉下鄉之日當職初
來鏤榜約束非不甚嚴今以五日京兆視之官吏不復忌憚殊
不知其去之日如始至也今兩尉卡得一官全不識事體若不
稍稍示懲終不能使之革心易慮得昨來提刑寺丞運臺之

初亦嘗有巡尉不許下鄉之禁今合行申提刑司乞將兩尉對
移鄰州指使或監當閑慢職事却別選差老成人前來攝職專人
追回兩尉聽候行下併追承吏先委馮巡轄權西尉彭校尉權東尉
後據兩尉回府具析

當職以末學晚生濫茲假守凡在同僚自一命以上無問文武
未嘗敢以長屬之分臨之此固人之所共知者也今已僥倖及
瓜趣裝俟代豈不能與同僚全終始之誼而故欲操下急如東
濕哉蓋念兩年任千里蒼生之寄政平訟理曾不足以望萬一
於古人獨有不輕委巡尉下鄉不妄差吏卒下縣咄咄陳陳突之

撓罕見故歎息愁恨之聲粗亡耳田里之間方一狗不夜吠民
不見吏爲宰而兩尉乃遽發求民間連月不絕鳴鼓而聚之擊
木而召之諱然而駭雖鷄犬不得寧焉遂使當職徒勞撫字之
心不免小民惟曰怨咨之口雖欲含忍其可得乎今出惟行本
不可反但昨晚府判親屈別乘請至再三又不容堅執不已姑
免具申憲臺直請開坐兩月聊示薄罰惡吏却須解來

責巡檢下鄉縱容吏行人生事

當職惡吏卒搔擾百姓如惡仇讎前後施行未嘗少恕都巡豈
不知之此番委官下鄉催科係是千不禁柰何萬不禁柰何行

此下策丁寧告成不許縱容隨行人並緣生事可謂切至今乃
未有一分爲制府之利而已十分爲百姓之害此其罪豈專下
之人全是委官者之責推原其故必是見當職到官將及一年
未嘗按劾屬吏遂啓相玩之心曾不知府振揚
風采有何難事且如當職十餘年在制閫廳下趨走之徒無非
小大使臣視一巡檢何啻蟻蝨輕則對移重則斥逐非欲爲而
不能直能爲而不欲耳如再有犯定將重作施行

倉官自擅侵移官米

州郡倉庫一出二納並須先經由太守判單押帖次呈通判呈

愈廳簽押俱畢然後倉官憑此爲照依數支出若州郡無公文而倉官自擅侵移則是監主自盜罪名不輕判官生長世家豈不識此法邪抑逐鹿不見太山邪頃嘗聞因驅磨簿書習取諸吏之錢凡以千計當職猶恐以告者遇不欲覺發姑泛作一榜以示相警之意復不知戒又以買綿事糾擾僧徒當職遂不得已明形之於批判自宜頗厚有忸怩矣乃復徼狼不卹遷怒於行肆行追撲視長官如無人委公牒於不答使他人處此必不但已當職以同官之故皆一切付之不問歡然相與無異平時豈當職律身不廉行事有不法中有所懽外有所畏而然哉

公判官有垂白之母在數千里外若一旦聞其子以贓遭劾必將無以爲懷萬一因此感疾則吾將有愧於考妣之錫類矣故姑務納汚藏垢以全大體耳豈謂固有悛心狼籍益甚喧傳聞郡大駭所聞雖欲掩藏那可復得計其所直能有幾何判官若以地遠家貧行囊有限胡不以情相告豈不能少爲行者之贖何至甘心如此鄭均有言物盡可復得爲吏犯贓終身廢棄判官何念不到此邪今當職亦未忍遽行按劾請以原物還之仍請自此以往痛此悔悟勉爲白華孝子之嚆白以無爲大夫人羞若不伏陪還則法令俱存非同官之所敢私矣釘銅唐益李

趙差許昌監管前去取索上件米面倉交納如有在隨行人名下就仰追回監理十日

次日押帖

昨日解印中狀極詆同官謂相下石何所見之繆也暮夜進金尚四知之是懼白晝發廩豈衆口之所能防欲人勿知莫若莫爲美必同官而能言之哉不必尤人但當自反

任滿巧作名色破用官錢

昨據案呈此例已知其不合令甲必是作法於貪汚之人遂令檢尋其所由始今稽之例冊乃果無之初爲此例者甲守也倍

增其數者乙守也此二人果何人哉在法監臨主守自公賦滿
三十五貫者絞今以二人所制錢數計之甲守制四十名該錢
會四百餘貫紐贓幾一百貫乙守制一百五十名該錢會一千餘
貫紐贓幾二百貫所犯皆在絞刑上士大夫據案而坐執筆而
判某吏盜公家財某賊竊民家物輕則斷重則黜又其甚則殺
一毫不肯少貸而至於自己則公然白晝擎攫如取如攜視官
吏畧不慙視法令畧不懼居師帥之位而乃爲盜賊之行曾無
羞惡之心此孟子所謂非人者矣繼甲之後凡四政皆不敢則
其人之廉可知繼乙之後凡兩政皆取之則其人之貪皆可知

當職雖不才然於貪廉之間則粗知所決擇久矣且其所作名
色謂之送還行李尤爲不美之甚此行李也其赴官之所將歟
則吾聞趙清獻之鎮益州也一琴一鶴一蒼頭而已其在官之
所得歟則吾聞元德秀之罷魯山也筭餘一緡駕柴車以去而
已然則此行李果何自而有哉如元如趙固非吾儕之所敢望
然若某若某則凡稍有識者皆所羞爲而謂賢者爲之乎姑書
之以告來者

懲戒子姪生員授人

當職居鄉惟恐一毫得罪鄰里數十年間未嘗有一詞到官頗

獲善人之譽、恒不謂近年已來、後生子姪、中有一二不肖者、不尊父兄之教、不倫交游、非類漸習、器訟動事、挾持遂有、曠昔鄉黨之相親相愛者、一旦變而爲相仇相怨、當職每痛心焉、誨之、非不諄諄、聽者終於藐藐、教之不從、繼之以怨、怒其可已乎、黃百七乃當職從姪之僕、輒敢從吏、乃至妄興詞訴、擾害鄉人、繁煩縣道、鞭車警牛、豈容但已、黃百七勘杖一百、牒押送湘陰縣、請長枷就縣門示衆五日、放、且聞如此等類、假借聲勢者、尚有一二、併請從公施行、

禁戢

不許縣官寨官擅自押入下寨

吳雨巖

柳都寨非公家之寨乃豪家之土牢玉山縣非公家之縣乃豪家之校直自今以始所望縣官稍自植立仍冀豪家痛自收歛未欲遽作施行所有韓逢泰韓順孫知縣勘款而不行引斷想必心知其非况不引斷而分押下尉寨又是心有所拘殊不思法有明禁赦有明條除監司州郡外諸縣不得擅自押入下寨違者從提刑司案劾縣官寨官不顧法理而寧畏豪家是自求案劾也今後如再違犯斷不但已韓逢泰存亡既未可知責在本縣限十日根索解赴本司審問因依如過限不到追尋事

人次及寨官韓順孫若果於牛無分而輒分牛錢貧餒若此
復有錢可監放自便榜縣及寨仍帖取知委申

禁戢巡檢帶寨兵下鄉催科等事

巡檢帶寨兵下鄉催科出何條法保正追戶長不到親身杖一
百又且押下巡司是何政事如更不自警則其罪何止於配吏
而已今且將來慶決脊杖十五刺配一千里如敢逃回冒役惹
司追上捉折一手

禁戢攤鹽監租差專人之擾

國家所恃惟人心耳官吏貪繆專為失人心事當職被命馳驅

慨念江東一道首尾具楚撐拓江淮尤當保障為急而近日乃

府

有以庶威奪貨者上好下甚民不聊生正思未有以澄清之一
從入境行至安仁則見有數十家被攤鹽之擾離散破蕩如遇
巨寇行至餘干則見有十數人被監租之苦鎖縛拷掠不啻重
辟惻然為之流涕問其事則皆係無辜平民橫被通判專人下
尉下寨如此苦楚且欠鹽固當理納欠租固當監索今乃並緣
為姦又安可以其理納監索出於上司而置其並緣為姦之罪
更不加問乎朱百乙欠鹽錢係浙西鹽事所行下通判廳監納
朱百乙所攤十九人欠錢其牒內猶曰未憑是實也通判廳德

之視爲奇貨十九人之內彭正九一名又自攤三十八人又且
比之原欠增倍供攤輒差專人下尉尉差卒下鄉此三十八家
者不特無故納欠不知饑而後可飽專人及弓卒之欲其生聚
已破蕩矣一人攤數十人則十人可攤數百人展轉攤擾無有
窮已問之尉則曰是通判廳專人也此攤鹽之害也周謙一項
沒官田或者教貪謂其田若能修復可增數倍入其說者差官
踏視望風奉承以已廢不可修之陂謂之見在以已荒不可耕
之田謂之見佃於租額外頗加租數輒乃憑此行拘監通判更
不詳審便差專人將佃押下寨監納寨兵恃其有所承準輒敢

將佃家十餘人鐵料拘鎖拷打無全膚以爲騙乞之資一番得錢視爲利源若非當職巡歷則此曹皆貧下田家米無可陪身不可脫不死不已寨卒逼佃甲佃甲哀佃戶又不知被擾者幾百家問之寨官則又曰是通判廳專人也即此二事其擾已如此况於耳目之所不及者乎弓卒肆行乃倅廳專人所致專人妄作乃倅廳案吏所遣汪潼方良程前各決脊杖十五程前刺配徽州方良刺配信州汪潼刺配寧國府所有專人蔡貴沈雲從輕各決脊杖二十編管鄰州餘人照已判吏配則然官所以未効者以前此不教不戒不身率之故姑少俟此項所行非特

爲此二事設將以警飭一道爲官爲吏者勿專人勿擾民共爲
國家保惜根本所有部內有一等豪猾將錢生放多作鹽錢名
色擾民合與禁約所有部內巡尉多因承準州縣追會輒敢將
平人拘留鎖縛尤當嚴禁鏤榜行下仍申省部臺諫照會其周
謙一項田已別行審踏候到別具檢申已到人照斷仍催追災
雲及寨卒

約東州縣屬官不許違法用刑

胡石壁

訪聞判官廳每每違法用刑決撻之類動以百計照得在法笞
杖自有定數笞至五十而止實決十下杖至一百而止實決二

十下未嘗有累及百數者惟軍中用重典則有法外之行然必
是其罪令合減死一等始有決小杖一百者亦豈可常也今州縣
屬者非軍將吏卒所犯非軍令不應輒行軍法以作淫實此皆
由郡政不綱之故合行約束準令諸見任官本廳或本司所轄
兵級公吏犯杖以下罪聽申長吏借決勘決朝廷立法曲盡至
此其恤刑之意可見矣今後各廳吏卒決二十以下聽從便遣
決杖以上照條申借不得仍前任意專決外知縣係是長吏職
兼軍政巡尉係轄弓手土兵與掌軍事體一同合聽斟酌輕重
施行

此一日當節去

禁紕吏卒毒害平人

吳雨農

照法官所定牒州照斷近聞諸郡獄案有因追證取乞不滿而
殺人者有因押下爭討支俵而殺人者有討斷杖毆馳錢而殺
人者又有因追捕妄捉平人吊打死者嗚呼斯民何辜而罹
此吏卒之毒且尋常被追到官人徃徃只是干證牽連及係被
訴究對本自有理人非必皆有所犯縱使有犯亦或出於誑誤
縱非誑誤亦止有本罪見吏卒如見牛阿婆或捫或踢或叱或
唾神魂已飛繼以百端苦楚多方乞覓如所謂到頭押下直攔
監保出門入戶兜駝行杖無所不有最是門留鎖押及私監凍

餓動有性命之憂爲官人者何嘗覺察直待因此殺人民之受害偶木至死而不能伸訴者何限况又餓殺凍殺及困苦疾疫而殺官司又以無痕傷而俾得漏網苟有仁心者寧不爲之痛心疾首合遍牒諸州縣各各禁約關防痛革此弊如或不悛定將官吏一併從坐毋但謂罪及走卒而他不得問各限一月具已榜示已禁約條件申併榜司前如有被苦者許徑赴廳前高聲自陳

禁戢部民舉揚知縣德政

滄洲

當職素聞風俗不美放譁健訟未敢以爲信然再入邑境便有

等

寄官員士人上力范文吳鉞等六十七人糾率鄉民五百餘人
植朱桿長槍一條揭白旗於其上遮道陳詞當職初意朝廷有
旨招軍又疑當是官民力有冤抑無告之事伺太守入境欲行
哀訴及披攬狀詞不過舉揚知縣政績且知縣到任甫及一年
蕪漕倉二臺在上鑒察甚明吏治得失兩臺豈不知之何待士
民結集舉揚如此則置二臺於何地昔青州之俗太守赴鎮之
初民率懷輓扣頭迎拜道左感戴恩德及其去也則就擲前轆
以侮之安知今日之舉揚知縣非他日擲轆放譴論訴知縣者
乎當職凡游宦之地最惡嗜利無耻之人動輒舉揚德政建

立生祠舉借寇之事以此相誚覲多得錢酒退而歸家驕其妻
妾萬一州郡領受則此曹陽陽有德色於知縣者設有無厭之
求難塞之請知縣何以處之邪此非特嗜利之徒情理無狀而
受其愚弄者其人蓋可見矣且此等事知縣自當禁戢却乃縱
之使得陰以兵法部勒人衆焉知無姦雄默蓄此意於其間哉
此尤不可不便加懲創帖請日下差人於境內邸店市廛凡有
揭帖德政題詩之類一切洗去勿留踪跡具已盡數揭去狀申
除程限一日徧帖七縣仍申兩臺

後被勸諭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一